

五理斯多德

百 科 小 叢 書

亞 理 斯 多 德

范 壽 康 著

王 雲 五 主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初版

(二〇九三四)

百叢書 亞理斯多德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范壽康

主編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亞里斯多德目次

第一章	亞里斯多德的傳記	一
第二章	亞里斯多德的論理學	七
第一節	原理論	八
第二節	方法論	一九
第三章	亞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學	二二
第一節	概論	二三
第二節	各論	二六
第四章	亞里斯多德的自然哲學	三四
第一節	概論	三四

第二節 各論	三
--------	---

第五章 亞里斯多德的生物學	四六
---------------	----

第六章 亞里斯多德的心理學	五一
---------------	----

第一節 概論	五一
--------	----

第二節 各論	五四
--------	----

第七章 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學	六〇
---------------	----

第二節 序論	六〇
--------	----

第二節 各論	六二
--------	----

第八章 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哲學	七〇
----------------	----

第九章 亞里斯多德的藝術哲學	八二
----------------	----

第十章 亞里斯多德的認識論	九〇
---------------	----

原典翻譯及一般參考書	四
------------	---

亞里斯多德

第一章 亞里斯多德的傳記

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的一生，大概可劃分為四個時代，就是幼年時代，求學時代，遊歷時代，和教師時代。所謂幼年時代，是指從他的出生到入柏拉圖的學校為止的期間而言，大約有十七年之譜。亞里斯多德的出生，是在西歷紀元前三百八十四年，這一個事實，據現今一般學問家的研究，是認為正確的。

他的父親，尼可麥霍斯 (Nicomachus) 是希臘醫術的開祖的後裔。他的家族大概是在西歷前八世紀的末年或七世紀從美賽尼亞地方移住到哈爾克司地方的。這樣亞里斯多德是生在醫家，而照當時希臘的習慣，生在醫家的人，當然應該繼續這一種家業的；從這一點看來，他對於自然

科學，尤其是生物學，抱有異常的興味的這件事，可以說是不是偶然了。

然而關於亞里斯多德的幼年時代的記錄殘存在世界上的，簡直可以說是沒有，所以對於這一時代他所受的教育，以及他的一般生活狀況，我們無從知道他的底細。祇有他從小就失了兩親這件事，是向來被人傳說着。兩親死後，他受親戚潑羅克賽納司的撫養和教育。等到後年，他把潑羅克賽納司的兒子當做養子，這就是爲着報答幼年時代所受的恩惠。

第二個求學時代，是指從亞里斯多德十七歲遠遊雅典入柏拉圖（Plato）的學園的時候起，到柏拉圖的死亡爲止的期間而言，也就是指從西歷紀元前三百六十七年起到三百四十七年爲止的二十年間而說的。當時雅典的教育界裏面，有兩個偉大的勢力對立着，一派是注重修辭學和政治學的教授，還有一派，是注重純理哲學和政治哲學的教授，而後一派的主持者，就是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仰慕柏拉圖的人格與學說，就入了柏拉圖的門牆，他想在柏拉圖的學園裏面，獲得當時希臘最高的教育。他在學園，異常努力，所以對於學問，進步極速。亞里斯多德的見解，等到後來，與柏拉圖的學說雖多出入，但在求學當時，亞里斯多德對於師說，態度極爲忠實，不敢越雷池一步。

因此，柏拉圖對於亞里斯多德也極推重，尊爲學園的「講師」。有時并且稱他做「學園之心」。這一種關係，在當時的亞里斯多德的著作（這一類著作，現在已多喪失。）上面反映着。這一類著作，從內容講來，完全可以說是「柏拉圖的模仿」。在這一時代的，他的著作上面，可以認爲將來他的獨得的學說的萌芽的地方，固然也是不少；可是從全體看來，獨創的精神，與批評的思索，究竟不能算爲豐富。但是，這是單就哲學方面而言，在這二十年的中間，他除研究哲學服從師說之外，對於柏拉圖所不十分看重的自然科學，仍舊繼續研究着。

第三個遊歷時代，是指從西歷紀元前三百四十七八年起，到三百三十四五年爲止的十三年間而說。在這個時代亞里斯多德爲着柏拉圖的死亡，和學友間的意見的不合，離開雅典，遊歷到亞梭司方面。在亞梭司地方，他與同志，另開了一個新的學園。他在亞梭司的三年的生活，在他個人關係頗爲重大。他的結婚，是在同地舉行的，他在亞梭司所娶的這個妻子，生了一女，等到亞里斯多德重返雅典，他這個妻子，不幸死亡。其後他再娶一婦，同生一子。我們對於亞里斯多德的家庭生活所能知道的，祇有這些。他在亞梭司住了三年以後，因受他的好友的勸導，又遊歷到米堆來納地方，在

亞梭司和米堆來納的時候，亞理斯多德對於生物學的研究，造詣是更深了。

在西歷紀元前三百四十二三年的左右，亞理斯多德受了馬其頓王斐立潑的招聘，就到了馬其頓的首都。他的任務就是爲着充當亞立山大大王的教師。當時亞立山大大王年齡不過十三，亞理斯多德對於這位負有偉大的使命的少年，曾經施以怎樣的教育，這一點惜乎典籍殘缺，我們無從知道一二，可是，照我們的想像，當時一般希臘教育上所注重的荷馬（Homer），及悲劇詩人的研究，也許是當時他教授大王的主要科目；而在這一種文學的教育以外，他對大王，也曾經講解過政治學與國家學，他相傳爲大王曾著帝國論和殖民論這件事，可以作證的。這一個偉大的弟子，與這一個偉大的教師，相互之間，雖然相敬相愛，但是生活的態度與見解相差甚遠。亞理斯多德注重哲學的思索，亞立山大注重實際的行爲；亞理斯多德標榜希臘民族的優越性，亞立山大主張希臘兩民族的混血政策。所以二人相處不久即生齟齬。雖然二人於別後仍有書信往還，但亞理斯多德於斐立潑王死後（西歷紀元前三百三十四五年左右），即行離開馬其頓，重還雅典，去提倡雅典的國民教育。在這一個遊歷時代中間，他的思想的發展，極爲迅速，他的哲學體系，大體已告完成。

而對於自然科學及歷史的研究，也可以說是深入堂奧之域了。

第四個教師時代，是指從西歷紀元前三百三十四五年左右重返雅典起，到三百二十二年亞里斯多德之死亡爲止的期間而言。在這個期間裏面，他的生活，最爲充實。現代遺下的他的著作的大部份，（差不多也可以說是全部）都是完成於這個時代的。他開闢學校，陶冶子弟，也是在這時候，當亞里斯多德施行教授時，他往往領導一班學生，一面散步，一面講述，所以後世稱亞里斯多德的學派，叫做逍遙學派（*Peripateticus*），他在學校裏面，把學生分爲高級初級兩部，對於高級的學生，他在午前教授論理學形而上學或自然哲學等比較抽象的學問，在於午後或晚間，他對低級的學生，講述政治學等比較具體的學問。這樣看來，柏拉圖的學園，是一個營共同生活的團體，而亞里斯多德的學校，乃是一個研究學術的組織。西洋學問家中，有人說亞里斯多德的這一種組織，是近代大學的濫觴，這話確是有理的。不僅如是，亞里斯多德在他的學校裏面，並設立歐洲最早的圖書館，這件事對於後來圖書館的設置，也有重大的影響。在他的圖書館裏面，他對於自然科學及比較憲法學等的研究資料，收集不少。他與亞立山大大王的關係，在上面已經講過，並未完全斷

絕。大王在那時候，對於亞理斯多德，曾經供給十六萬元左右，作為他的研究的費用；還有對於馬其頓的所有的獵司及漁夫發一命令，囑他們把他們所發見的奇怪的生物，都送給亞理斯多德。這一類的事情，對於亞理斯多德的圖書館的完成，當然是有供獻的。固然，這一種傳說，有時候難免有誇張的處所，但是我們也不能夠同有一班學問家一樣一概把他抹煞。亞立山大大王，在紀元前三百二十三年，忽然死亡；在雅典地方，反抗馬其頓的空氣頓變濃厚。因為亞理斯多德與大王生前，曾有密切的關係，所以他也受着他的反對派的猛烈的攻擊。他在雅典，同蘇格拉底（Socrates）一樣被人告發；他不得已就避難到故鄉哈爾克司地方。在於該地，這一位前後數百年間得未曾有的大學問家竟於紀元前三百二十二年的夏期，遽告逝世了。

第二章 亞里斯多德的論理學

論理學 (logica) 這個名稱，亞里斯多德在他的著作裏面，並沒有用過。文獻史上，最初用 logica 這個名稱的，恐怕是羅馬的雪賽羅 (Cicero)，但是雪賽羅所謂 logic，其意義是指辯證論和修辭學而言。把 logica 當做現在論理學解釋的事，還是發生在後代。那末，亞里斯多德自己稱他的論理學做什麼呢？他叫這種學問爲「分析論」或「分析學」。照他的意思，論理學不是一種獨立的科學，但是，同時論理學卻是想求他種學問的人非先學不可的一種學問，所以論理學，在他看來，是一種預備的學問。還有一層，他把論理學當做方法論看。他所謂分析，換一句話說就是追溯原因。他以爲研究論理學的目的，在尋求根據一般的真理，對所有的問題都能下以結論的那一種方法。從這一點說，他的論理學，也可以說是「學問的技術」了。

第一節 原理論

亞里斯多德在二千餘年前，把矛盾律和排中律，已經說得很爲詳盡。他對矛盾律的規定如下：

「同一的賓辭，不得在於同時及同一關係之下，一面屬於同一的主辭，一面又不屬於同一的主辭。」

「同一人，對於同一物，不得同時一面想以爲存在，一面又想以爲不存在。」

這樣看來，在亞里斯多德所謂矛盾律，不但是思惟的原則，並且是實在的原則。所以亞里斯多德所著的新機關一書，雖爲現代所謂形式論理學的起源，可是亞里斯多德本身，決不是一個單純的形式論理主義者。爲什麼呢？因爲在他看來，思惟的法則，決不能離開實在而存在，所謂思惟的法則，往往就是實在的法則的緣故。

至對於這個思惟的原則——矛盾律——的必然性，他並沒有加以積極的論證，而他所以不加以積極的論證的緣故，是因爲照他想來，這一種原則，本來無須積極的論證的。他說：『對於需要

論證的事情與不需要論證的事情的限界不能辨別的人，是無教育者。對於上述的原則要求論證的這件事，不外是證明要求者的無教育。實際上想對於凡百事情加以論證的時候，那末，論證變成了連環不絕，並且也是不可能的。」話雖如此，他對於這種原則，也曾經加以消極的論證，而他所舉的消極的論證，實在有七個之多。我們現在將這一類論證，想逐一略加說明，而大體講來，這一類論證的要點，不外二點，就是一、否定這個原則的人，當他否定的時候，已經承認這個原則做前提了，二、否定論的論據，是不充分。

第一個論證，是從事物的本質上着想。就是，譬如我們說「人」的時候，我們的意思，當然是指人的本質，決不是指「美麗的」「文學的」等等偶屬性，這是很明白的。這樣看來，「人」這個字中間可以說是含有一定的內容，「人」決不是「非人」這一點，已經當做前提，被含在「人」這個字中間了。這樣，在亞里斯多德看來，「存在」與「非存在」兩件事，各個都含有一定的本質的意義，倘使有人想主張這兩件事是同一的時候，那末，在他這種主張以前，他實在已經承認這兩件事互相矛盾這一點做前提了。

第二個論證是說：矛盾假使可以看做同一的時候，那末，萬物變爲一體，同異的界限，完全打破；這實在是不合理的。

第三個論證是說：凡是否定矛盾律的人，同時也不得不否定排中律。

第四個論證是說：假使有人對於這個原則，完全加以否認的時候，那末，這個人，有時候對於無論什麼事，所肯定的點就是所否定的點，而他所否定的點，就是所肯定的點；還有有時候對於無論什麼事，他所肯定的點，固然就是所否定的點，可是他所否定的點，未必一定就是他所肯定的點；總之，否認這個原則的結果，不外上述兩途。這樣，照前一種結果講來，那末，這個否認矛盾律的人，連對於他自己究竟是在說話是在步行等等恐怕也不能辨別了。照後一種結果講來，那末，否定這個原則的人，他已經承認有同異的分別，他對矛盾律，也就不不得不加以承認了。

第五個論證是說：在肯定是真，否定是僞，或在否定是真，肯定是僞的時所，那末，我們對於同一物，當然不得同時一面加以肯定，一面又加以否定，這個道理，是很明顯的；從這一點看來，假定有人反對這個原則，那末，他不可不先反對上述的明顯的事實。

第六個論證是說：在於感覺的現實世界裏面，這種原則的否認是不可能的；我們試想，假定有人向着美格拉地方步行的時候，這個人怎樣能夠同時又留在雅典市內不動呢？

第七個論證是說：即使有時候凡甲同時爲乙，又爲非乙，可是這句話所含的意義，與上面稍有不同，其間是含有數量，或程度等等問題。這個論證以外，亞里斯多德對於感覺論，及主觀的觀念論，也會經加以很有興味的反駁，因爲此地沒有說述的必要，一概都略去了。

對排中律，亞里斯多德所論述的，甚爲簡單，而這個原則的論證，同上述的矛盾律一樣，也是消極的。這一類消極的論證的中間，其最重要的，就是一：當我們的思惟發揮論理的價值的時候，必定於肯定否定二者之中舉其一端，二：根據實在及定義本身所下的論證。

在概念論，亞里斯多德以爲概念乃是表示事物的本質的名詞。所以概念的內涵，並不是指事物的偶屬性，也不是指事物的特有的屬性，乃是指事物的本質的內容。那末，這個事物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呢？在亞里斯多德，本質是指實在之純粹的形相。這樣，概念乃是這個本質的屬性之直觀。概念既以本質爲內容，所以是有限的，是特殊的，可是在他方面，概念決不因此就失掉他的普遍性和

形式性，就是說：概念在他方面是普遍的，是形式的，這樣，概念既以事物的本質的屬性爲內容，可是亞里斯多德在他的論理學上面，所最注重的乃是做命題要素的那種概念。這也許因爲亞里斯多德注重真僞的問題，而命題與做命題要素的那種概念，都與真僞問題有密切的關係的緣故。他說：『獨立的名詞裏面，在他本身，一個也沒有表示肯定和否定的，在名詞相互聯絡的中間，肯定和否定，方纔發生。』他又說：『所謂真僞，全存於結合與分離。而名詞與動詞，在他本身，乃是缺乏結合與分離那種要素的思惟。』從此看來，他以爲概念一離命題，對於真僞的問題，是毫無關係的了。

其次，亞里斯多德對於判斷，也有詳細的論述。照他的意思，概念是單純體，判斷是複合體；概念本身，是與真僞沒有多大關係，真僞之所以發生，可以說是根基於概念的綜合與分離。這樣，判斷既是複合體，所以，判斷之所以成立爲判斷的時候，其間我們不得不承認含有多樣性的統一。亞里斯多德把這種關係，叫做「表象複合體之統一的綜合」，這是很適當的。他重視判斷之多樣性的統一，後來把這一種統一的原理，就當做理性看待這件事，是很值得注意的。

在亞里斯多德，判斷是與論理的價值最有關係，論理學的研究範圍，大部份可以說是判斷的